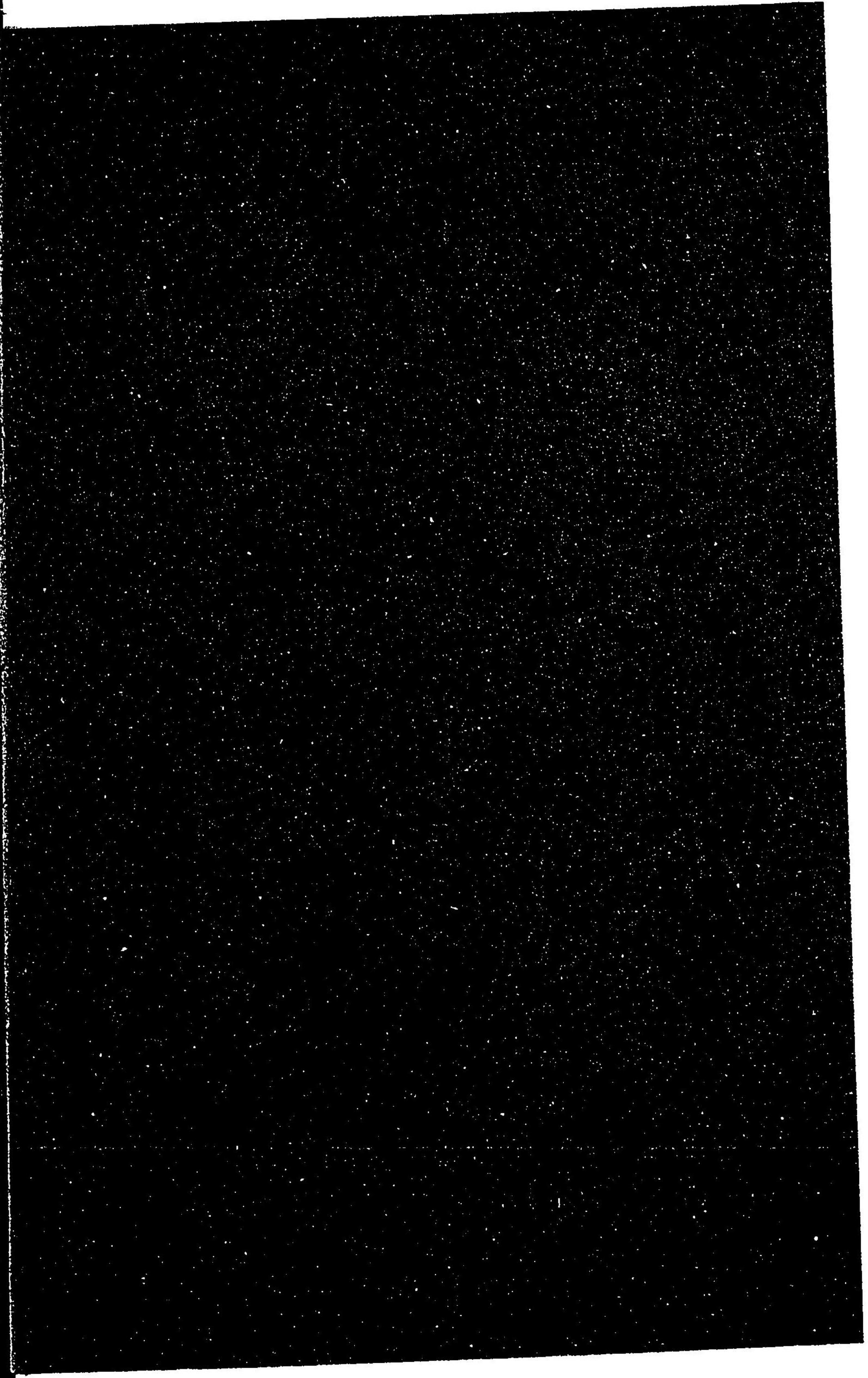


376-13



漢文大集

44. 8. 19



史記列傳下

漢文天系 第七卷 史記列傳下目次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缺少孫補

傅寬 靳歙 周緤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列傳下

漢文大系
第七卷
史記列傳下目次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缺少孫補

傅寬 靳歙 周緤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鄧公附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萬石君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石奮 石建 石慶附 衛綰 直不疑

周文 張叔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仁附 任安續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 武安侯 灌夫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陵附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衛青 霍去病 公孫賀 李息 公孫敖

李沮 張次公 蘇建 趙信 張騫

李蔡 曹襄 韓說 郭昌 趙食其

荀彘 路博德 趙破奴

卷一百一十二 平信侯列傳第五十二

公孫弘 主父偃 徐樂 嚴安以下附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 蒼梧王趙光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孫叔敖 鄭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 鄭當時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申公 轅固生 韓生 伏生 董仲舒

胡毋生 瑕丘江生附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郅都 寧成 周陽由 趙禹 張湯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滅宣 杜周

大宛 烏孫 康居 奄蔡 大月氏

安息 條枝 大夏

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魯朱家 劇孟附 郭解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以下續

王先生 東郭先生 西門豹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褚少孫補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范蠡 計然 子貢 白圭 倚頓 烏氏

程鄭 宛孔氏 刁閒 師史 任氏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列傳下目次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酈，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圍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圍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

好讀書，家貧。

落魄無以為衣食業。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魄，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酈氏云：魄音薄。

為里監門

吏。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

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

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正義曰：酈徇略也。

生問其將，皆握齣。

應劭曰：握齣，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齣音若促。酈氏音初角反。韋昭云：握齣，小節也。

好苛禮。

作荷賈達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

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

家貧落魄，凌稚隆曰：落魄，入貧ニシテ家業ナキナリ。

酈生問其將，札記問ナリ。問ニ作ル、云フ蓋別開各本問ニ作ル。

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鄧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

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

騎士歸。鄧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

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介紹也。○正義曰：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

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

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溲乃尿。反亦如字。溲，即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日：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

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案

樂彥云：邊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

短ノ直キ者ヲ倨ト爲シ、折レテ術ナル者ヲ句ト爲ス。

起攝衣ハ、胡三省曰、起テ其衣ヲ持ツナリ。

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

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

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

起攝衣。正義曰：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

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日：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

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

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

曰：令力征反。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

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

數困梁陽成阜、注數亦音朔、札記云、柯濂本此四字アリ、蓋旁注誤テ入ル、各本ナシ。

王者以民爲天二句、札記云、漢書兩人字ナシ、管子亦ナシ、索隱本上句ナシ、民字ナシ、志疑云、唐時民チ附テ入ル、文選籍田賦注漢書チ引キ、上句人ニ作リ、下句民ニ作ル。

漢反卻自奪其便ハ、顏師古曰、進取チ圖ラザル、是自ラ便利チ奪フト爲スナリ。

據敖倉之粟、注四十有五里、札記四チ四ニ作ル、云フ西各本四ニ誤ス、項羽本紀正義ニ依テ改ム、鄼縣志ト合ス。

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漢書效實二字ナシ、蓋シ效實ノ實アルチ謂フ、形制ハ、胡三省曰、地形ニ因テ之ニ據リ、以テ敵チ制スルチ謂フ。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鄼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曰。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阜。數亦音朔。計欲捐成阜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鄼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索隱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阜。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譎成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

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索隱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

天下之心。未有所

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正義曰。敖倉在今鄼州滎陽縣四十有五

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

塞成阜之險。

正義曰。即汜水縣山也。

杜大行之

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

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

爲飛狐。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

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

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鄼生說齊王曰。

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

日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為若更言。齊王遂亨。鄒

生不效齊王事引兵東奔。漢十二年。曲周侯鄒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鄒食其。鄒食其子鄒疥數將兵。功未當侯。

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間。

駟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

正義曰。年表云。卒。子勃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當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阜。

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為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馳。

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服虔曰。魑音推。今兵士推。

尉他魑結。顏師古曰。魑音推。結讀之。曰。

フ、椎骨ハ、一撮ノ骨、其形推ノ如キナリ。

陸生因進說他曰云云ハ、方音曰、賈ト尉他トノ語、南越傳ニ入レバ則國體ヲ傷シ、且其五君九十餘年ノ事ヲ紀シ、而ア漢ニ此ニ及ベバ枝且贅ナリ、再ビ南越ニ使スル語、復詳ニセザルハ、復テ恐ルルナリ。

頭結。○索隱曰。魑直追反。結音計。謂為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魑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魑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

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為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

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

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

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此ハ、顏師古曰。未集。

ハ未成ナリ、屈強ハ柔服セザレナリ。
尉他適然起坐ハ、顔師古曰、厥然ハ驚起ノ貌ナリ。

何渠不若漢ハ、蓋俗曰、馮字被書通字ニ作ル、遠ハ遠ト通ズ、何ソ遊ニ漢ニ如カザランヤト首フノミ、索隱顔説ナ引ク、渠ハ基シ。

陸生裝中裝ハ、顔師古曰、底アルヲ底ト曰フ、底ナクヲ空ト曰フ、其實物實輕クシテ價直シ、案案ニ入レ以テ賣行スヘシ、故ニ案中裝ト曰フ。
拜尉他爲越王ハ、札記越上ニ兩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以ニ兩字アリ。

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謝蹶然而起。坤蒼云。蹶。起也。

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

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馮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加。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漢也。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曰。案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橐。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橐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

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駘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躡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

長大臣有口者ハ、顔師古曰、有口ハ辯士ヲ謂フ。

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

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

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

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

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

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

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

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無久恩。公爲也。章昭曰。恩。汚辱。○索隱曰。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

諸子無久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見レバ、則其鮮好ヲ覺エズ、故ニ我一儷再三過ニ止メ、久シク汝ヲ思フ。公ハ即其子ヲ謂フ、賈任達、故ニ子ヲ稱シテ公ト爲ス、莊語

ニ非ズ、禮節ノ父亦錯シ、稱シテ公ト爲ス、怒ヲナリ、恩ハ顔師古曰、亂ナリ、我久シク住マリ、汝ハ亂來ヒザルナリ。不時見陸生ハ、顔師古曰、思慮ノ際、故ニ賈ノ至レテ覺エズ。

士務附注、札記云、宋本毛本、徐廣曰三字ナシ、毛本注上句則士務附ノ下ニ在リ、疑フ此四字、乃後人旁注ニシテ、集解ノ文ニ非ズ。臣常欲謂太尉絳侯云云ハ、胡三省曰、謂ハ告語ナリ、絳侯モト之ト戲狎シ、其言ヲ輕易スルヲ言フナリ。厚具樂飲ハ、顔師古曰、厚ク其具ヲ爲シ、而テ太尉ト樂飲スルナリ。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

起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章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

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

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

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

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

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平原君朱建者云云、王
鳴盛曰、傳末提行起
テ平原君朱建ノ事ヲ附
ス、此傳寫者誤テ提行
ス、當ニ連寫スベシ、
傳贊ヲ觀レバ、則建ノ
事ヲ附ス、當ニ亦是子
長ノ筆ナルベシ、惟其
中建賈布ニ反スル勿キ
ト云ヒ、而テ賈布傳
此語ナシト云フ、此レ
經フ可シト爲ス、但太
史公贊、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ト曰ヘ
ハ、則此段仍子長ノ筆
ナルヲ知ルナリ。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
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
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
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
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舉去。後復事
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
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瓊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
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
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辟陽侯ハ、養食其ナリ。

乃奉百金往稅、漢書稅
ナ被ニ作ル、漢師古曰、
終者ノ衣被ヲ贈ルナ被
ト曰フ、百金ヲ以テ衣
被ノ具ト爲スナ百フ、
被音式丙反ナリ。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
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
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
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
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襪。○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襪音式丙反。亦音遂。列侯
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
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

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

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楊維禎曰。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為設計。下陳留。下嶢關。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終身不狂。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為湯鼎之具哉。

歌彬彬。卽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彰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子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辯也。陸賈兩使尉他。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適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誅之。勳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辯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為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今讀陸生新語。札記今
ヲ余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

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

索隱

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

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

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

斬首十二級賜爵

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

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

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

傳靳蒯成傳六、漢書司馬遷傳二謂フ、史記內十篇、錄アリ魯ナシト、顔師古注、張景ノ説ヲ引キ、傳靳列傳亦缺中ニアリ、而テ柯維騏曰、傳寬靳欒戰功多クシテ、蒯成侯功少シ、此傳傳テ欒スル、屬字ヲ連用シ、靳テ欒スル、別字及ビ破之ノ字ヲ連用シ、文體變化、樊鄴陸瀨ト相類ス、太史公ニ非ズンバ作ル能ハザルナリ、漢書其文ニ仍リ、刪潤スル所少シ、說者乃チ謂フ此傳モト缺クト、豈後人漢書ヲ採ツテ之ヲ補フカ、陽陵侯傳寬注地理志云、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毛皆此文ナシ、疑フ後人ノ増ス所ナリ。

國相參博注顧祕監ハ、札記云、中統游王柯浚本並二顧ニ作ル、軍本顧ニ作ル、錢警石云、當此注ナシ、衛將軍傳、傳校獲王ノ宋隱亦然リ、唐志ニ顧胤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アリ、可馬貞微引スル、或ハ即此ナリ、他處モ亦屢顧胤ヲ引ク。

爲代相國將屯ハ、顏師古曰、如淳ノ說非ナリ、時ニ代國當ニ屯兵アリ、以テ邊寇ニ備フ、寬相ト爲リ、兼テ此屯兵ニ將タルナリ。

須侯精ハ、札記須ヲ頃ニ作ル、云フ宋中統初、期毛本同ジ、他本頃ヲ須ニ誤ス。

僂立二十一年ハ、札記ニ作ル、云フ宋中統毛本與校金板同ジ、他本三ナニ誤ス。斬騎十人將一人ハ、札記十ナニ作ル、云フ毛本千、漢書ト合ス、志疑云、七字一句讀ス、如淳曰、騎ノ將率チ千人ト號スト、按ニ此說ニ從ハバ、騎ノ千人將一人ト讀ムベシ。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

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

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

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

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曰爲齊悼惠義曰按爲齊王韓信相。五歲爲齊相國。正義曰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

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

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勸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一二歲

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

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

反死國除。

信武侯斬欵。索隱曰欵音翁。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曰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

曰曹州宛胸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軍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

一。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

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一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欵爵建武侯遷爲騎

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

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

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張晏曰特起兵

者也說音悅。○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邢姓說名菑音災今爲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

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

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軍朝歌。

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

曹參樊噲之所擊也。

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

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

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

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

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

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

敖倉。破項籍軍。成阜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

魯下。

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兖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繪。鄆下。

索隱曰。案地理志。繪屬東海。○正義曰。今繪城在沂州丞縣下。

鄆。泗水縣。鄆縣屬海州。

南至蘄竹邑。

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

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

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人。李光緒曰。身得江

陵王一句足。仍生致之三字。加フルハ、其王ヲ生得スル、司馬以下ニ比スレバ同ジカラズ、故ニ獨リ詳ニス。

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

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

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

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

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

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

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諡為肅

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

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繆者。服虔曰。蒯音音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繆。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蒯。從蒯從邑。今書本並作音蒯。音好。非也。蘇林

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
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
名也周繆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
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

是也。東絕角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
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縹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縹為信武侯食邑

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
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
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
文五年縹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曰諡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
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縹子應為郟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郟縣郟一作耶○索隱曰

封縹子居代侯ハ、漢書國除ノ下、景帝復封縹

子應為郟侯、漢書曰康侯、子仲居國云云ニ作

郟。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

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

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

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助叶入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益其肱。

張晏曰：肱，喉嚨也。○索隱曰：益音厄，肱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

以為肱頸大脈。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

俗所謂胡脈也。地此亦益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

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本言

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

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

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正義曰：上方為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

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章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

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羸音漬，肉也。恐非。

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

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

齊虜以口舌得官，其關中二都，斯乃勸之。

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

索隱曰：沮音才敍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

械繫敬廣武。

曰：地理志：縣名，屬馬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

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

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為單于。

兵彊，控弦三十萬。

應劭曰：控，引也。

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彼所鮮ハ、顏師古曰、鮮ハ少ナリ、問遺ハ之ニ指シタルヲ謂フ。

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ハ、錢大昕曰、張敖ノ弟元公主ヲ尙スル、高帝平城ニ因ムノ前ニ在リ、彼傳ニ云、高祖從平城通趙、趙王朝夕上食有子壻一ト、趙王ハ、乃平城以後ニ

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

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

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

謂之新秦中。

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

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

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

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

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不載敬所徙。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尙多。皆此時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

在。詎趙王ノ后ヲ奪ヒ、以テ單于ニ妻ハス。理アラフンヤ。此事未ダ信ズベカラズ。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ハ、漢書外戚傳ニ、上家人子、中家人子アリ、注顏師古曰、家人子ハ、良家ノ子ヲ採擇シ、以テ宮ニ入レ、未ダ號號アブズ、但家人子ト稱スルヲ言フナリ。秦中新破ハ、顏師古曰、秦中ハ關中ヲ謂フ、故ノ秦ノ地ナリ、新破ハ、兵革ヲ經ルノ後、未ダ殷實セザルヲ謂フ。非齊諸田楚昭屈景ハ、胡三省曰、齊ノ王族諸田ナリ、楚ノ王族昭屈景ナリ、皆二國ノ強家ナリ。

關中十餘萬口、札記云、秦漢本關中二字ナシ。

待詔博士ハ、顏師古曰、博士中ニ於テ、詔ヲ待ツナリ。

人臣無將ハ、眞師古曰、將ハ將ニ其意アラントスルナリ。

關其兵、鑿ハ鎗ナリ。

四方輻輳ハ、眞師古曰、輻ハ衆ナリ、車輻ノ數ニ衆スル如キナリ。

衣一襲、注案隱案古語、札記古語ヲ國語ニ作ル、云フ中統游正柯本同ジ、單本國語云一稱ニ作ル、國語ヲ按ズルニ此語ヲ見ズ、浸本遂ニ改テ古語ト爲ス、眞師古云、疑フ是國二年左傳祭服五稱ノ注文ナリ。

一襲ハ、眞師古曰、上下皆具ハルナリ、今人呼テ一副ト爲ス。

漢王方蒙矢石ハ、眞師古曰、蒙ハ猶被ノ如シ、冒スナリ。

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環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

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鑿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

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聞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

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

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迺亡去。

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衣。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搆旗之士。希世山名。又案坤若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

謂ス、按二本注及ビ前注皆改ムベシ。昔朝十月儀、儀ハ一字句ナリ、顏師古曰、其下ノ儀法ヲ敘セント欲シ、先ヅ儀此ノ如シト言フナリ。步卒衛宮、札記云、宮漢書官ニ作ル、按二通鑑亦官ニ作ル、胡三省曰、衛官ハ、侍衛ノ官、郎中及ビ中郎將ヲ執テ侍衛スル者ナリ。臨句傳ハ、札記臨傳ニ作ル、云フ各本臨下句字アリ、索隱本ナシ、雜志云、句字後人漢書ニ依テ之ヲ加フ、集解漢書音義ヲ引キ、但臨字ヲ釋シ、句字ヲ釋セズ、其誤ナリ。至禮畢復置酒ハ、胡三省曰、禮畢ハ朝禮畢ルヲ謂フ、顏師古曰、法酒ハ猶禮前ト言フ如シ、之ヲ飲ミ、醉ニ至ラザルヲ謂フ。皆伏抑首ハ、顏師古曰、抑ハ屈ナリ、禮法ニ依リ致テ平坐シテ視ザルヲ謂フ。

攻苦食啖ハ、顏師古曰、啖當ニ淡ニ作ルベシ、淡ハ無味ノ食ヲ謂フ、攻苦勸苦ノ事ヲ共ニシ、無味ノ食ヲ食フヲ謂フナリ、或曰、攻ハ治ナリ、胡三省曰、周禮中人注、知鹹淡、釋文啖直覽反、疏ニ鹹淡ニ作ル、則啖淡古字通用スルヲ知ル。

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

下爲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依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臚。音同。句音九注反。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漢書作執職。一作職。

○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箠載軍器。職載芻豢。至秦始去其輪而輦爲尊也。職音職。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

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

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

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

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

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

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

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

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

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

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

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

頸血汙地。

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關案如淳曰。食無菜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高祖衣冠月出游高廟
ハ、顔師古曰、諸家ノ
說皆非ナリ、高帝ノ陵
殿ヨリ衣冠ヲ出シ、高
廟ニ游ブ、毎月一たび
之ヲ爲スナリ、漢制
則然ルナリ。
道上行哉、注複道ノ下、
札配下字アリ、云フ考
證漢書ニ據テ増ス。

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閒往謂非時也。中閒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

爲原廟渭北ハ、顔師古曰、原ハ重ナリ、先ノ廟アリ、今更ニ之ヲ立ツルヲ以テ、故ニ重ト云フナリ。

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鷲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卽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大直若誦ハ、老子洪德篇ノ語ナリ。

索隱述贊曰。原藉衆幹。裴非一狐。委輅獻說。繇蒞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丘濬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覩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願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增〕范醇敬擬魯兩生答叔孫書云。今天子恢皇綱。廓帝紘。將興禮樂之觀。以潤色太平。詒謀奕世。甚盛舉也。足下幸得啣至尊之命。招納豪俊。創立經。自謂勳名於世。無兩矣。而猥微及僕兩人者。豈以僕兩人居先聖之邦。世習其儀。進而使參一議乎。夫斟酌先王之典。以經世範俗。僕之素心也。依日月之末光。以聲施竹帛。僕之所大願也。然而於義有所不可。則固不能貶道委蛇。以干世好。敢布其款款之愚於足下。竊怪足下豈何舉先王所以經緯天地者。而易言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是故王者功成然後作樂。治定然後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周自后稷至於文王。世布醇德。以沐其民。自黎阮之未嘗。而民已稱咸和矣。武王一乘白旄。以定天下。當斯時也。馬散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毀而藏之府庫。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樂之制。必待嗣王而後定。其經緯創立若斯之難也。大漢提三尺劍。誅秦鋤項。以成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今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疋麻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值夏商之後。典章故未毀也。周公特潤飾之。而猶然不易。今暴秦之所湮滅者何如。而足下欲

以一旦更定之。僕竊以爲不自度也。僕觀足下。非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臣酒酣。擊柱無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好博寵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從也。足下之諛。以取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卒時。謾稱人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爲馬。寧異乎。今真主起而雲附可矣。變服短衣何辱也。此輓轅子之所羞。而足下忍爲之。足下安所爲禮本哉。而猥自託於有司者之所治。以治世。僕故以爲足下未可與言禮也。漢德方隆。始假之歲月。以和洽其民。後當有王佐之才起。而修明古禮。以致國於三代之盛。足下不宜師心自用。因陋就簡。使古先聖王天秩之典。漸滅自漢。且以一代經國之業。而猥出於希世取寵之人。又竊爲大漢羞之也。僕雖不肖。酷嗜先聖之道。義所不適。有巖栖穴隱。以死耳。安能以身之察察。而蒙世之汶汶乎。古人云。吾寧曳尾於泥中。足下將貪廟犧之錦。往矣。其毋以并覆我。僕聞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僕不得以禮治天下。聊以攝吾身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

一滿眼目。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勇也。

○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

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瓊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瓊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為柳也。

為氣任俠。札記云。漢書氣字ナシ。疑フ行ナリ。御覽四百七十三引キ。氣ヲ人ニ作ル。顔師古曰。任ハ其氣力ヲ任使スルヲ謂フ。俠ノ音ハ挾ナリ。權力ヲ以テ人ヲ挾輔スルナリ。注俠勇也。案隱云。魯名反。其義難喻。錢大昕曰。說文ニ勇ハ俠ナリ。三輔ニ財ヲ輕ンズルヲ謂テ勇ト為ス。按ニ三輔ハ。京兆涇湖扶風三縣ナリ。迹且至臣家。顔師古曰。迹ハ其蹤迹ヲ尋メルヲ謂フ。廣柳車。注服虔曰。為柳。漢書注。為廣柳車ニ作ル。

樂輅車注、徐廣曰馬車也、札記云、案輅車、
レバ、疑フ馬上ニ一字
ナ脱ス、後種陸曰、一
馬車ニ乗ル、其急ヲ見
ルナリ。

爲項籍用職耳、顏師古
曰、職ハ常ナリ、此乃
常道ト言フナリ、一日、
職ハ其事ヲ主掌スルナ
リ。

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有生色。酒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酒乘輅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輅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

待閒ノ待、漢書侍ニ作
ル、顏師古曰、侍ハ天
子ニ侍ス、閒ハ事務ノ
隙ヲ謂フ。

權呂后ハ、顏師古曰、
權ハ辭語變汚ナルヲ謂
フ、權讀テ使ト同ジ。

使酒難近ハ、顏師古曰、
酒ノ難治ニ因テ、氣ヲ
使フナリ、近ハ天子ニ
附近シ、大臣ト爲スヲ
謂フ。

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折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酌酒也。至畱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

一月見罷ハ、顔師古曰、既ニ引見シ、而テ罷テ、郡ニ還ラシムルナリ。有以毀臣者、札記云、宋本以字ナシ、漢書ト合ス、疑フ此行ナリ。一人之毀、札記云、中統游毛本一人上以字アリ。上默慙、札記默下然字アリ、云フ蕭刻及ビ漢一本ナリ引キ、漢書ト合ス、各本然字ナ脱ス。顧金錄、注孟康曰招來也、札記來ヲ求ニ作ル、云フ求ヲ來ニ誤ス、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顔師古曰、貴人ノ威權ヲ招求シ、因テ以テ附託ス、故ニ他人ノ金錢ヲ顧スルヲ得ルヲ言フナリ、按ニ顧ハ顧也、報酬ナシ云フ。寶長君ハ、景帝ノ舅ナリ。

少壯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ハ、顔師古曰、詐リテ自ラ稱シ、心ノ資客徒慕ト爲スナリ。

兩賢豈相厄哉ハ、顔師古曰、兩賢ハ高祖自ラ

罪河東。

索隱曰。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

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

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

有以闕陛下也。

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

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

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願。

○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事貴人趙同等。

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寶長君善。季布聞

之。寄書諫寶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

張晏曰。欲使寶長君爲介於布請見。寶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

捐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

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

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

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

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蓋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

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

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索隱曰。藉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

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

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

兩賢豈相厄哉ハ、顔師古曰、兩賢ハ高祖自ラ

謂之、并、因、困、謂、之、
下、困、俱、是、
ナリ、豈、相、厄、困、
ト、言、フ、故、
感、ジ、テ、止、ム、
以、丁、公、徇、軍、中、
下、曰、字、ア、リ、
日、字、ア、リ、
頼、師、古、曰、
爲、家、人、時、
家人、
フ、如、キ、ナ、リ、
質、備、於、齊、
頼、師、古、曰、
作、シ、願、
ナ、リ、爲、保、
任、使、
レ、キ、ナ、リ、

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
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
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
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
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
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
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
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
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

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

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趣字之、方提趣湯、上
ノ趣ハ疾ナリ、下ノ趣
ハ趣ナリ、卒ハ寒ニ同
シ、願師古曰、提ハ舉
ナリ、舉ゲテ之ヲ湯ニ
投セント欲スルナリ。
遊不能凶徒以彭王云云
ハ、札記四字ナトト爲
シ、徒ナ徒ニ作ル、云フ
維志云當ニ漢書ニ依リ
不能送四ニ作ル、
御覽人事部史ナリ、
同シ、又云、中統舊刻毛
本與校本徒ニ作ル、
漢書ト合ス、他本徒徒
ニ誤ス、願師古曰徒ハ
但ナリ。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
越反明矣。趣亨之。
方提趣湯。
亦趣向之也。

布願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
城。敗滎陽。成臯。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
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
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
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
形未見。以苛小
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
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
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

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

吳軍反時、札記云、考
證云、漢書吳楚二作、
軍字誤也。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
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
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徐廣曰。履一作履。

曰。覆。案孟康曰。履。履蹈之也。環曰。履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覆軍為是。愈於履之與履者也。舉旗者數矣。可謂壯

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

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

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樂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樂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終

五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五九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

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

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

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

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

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凌
雅陸曰。二句只是國
休戚不同。而意不形
容。スルナリ。

可適削地ハ、適ハ削ト
同シ、賁ナリ。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承莊。嚴也。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盜遂不謝。緊接上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又緊接上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

六〇

六一

頓首請罪ハ、頓師古曰、
自ラ賁ムルニ強諫セザ
ルヲ以テスルナリ。

不交睫ハ、頓師古曰、
ハ目旁ノ毛ナリ、交睫
ハ睜寐ヲ謂フナリ。

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從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瓊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尙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

注案陸行馬ハ馬タテナ
引御慎夫人坐、顔師古
曰、御ハ退ケテ之ヲ卑
ラズルナリ。
豈可與同坐哉ノ下、札
記適所ニ以テ、尊卑一矣
ノ一句アリ、云フ宋本
此七字アリ、各本缺ク、
漢書亦ナシ。
賜金五十觔、札記觔
ナ斤ニ作ル、漢書亦同
シ、按三觔ハ斤ノ誤ナ
リ、斤ニ作ルヲ正ト爲
ス。
日飲毋何ハ、漢書陸日、
毋何ハ、更ニ餘事ナキ
ナ言フナリ、札記云、
何ハ宋本毛本奇ニ作
ル、王本奇ニ作ル、蓋
亦奇ノ誤ナリ、按ニ毋
何ハ誰何スルナキナ謂
フ。

袁盎即跪說、札記云、
跪毛本脫ニ作ル、志疑
云、漢書起ニ作ル、是
ナリ。

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
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
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
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
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
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
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
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
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
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
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
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
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
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
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文與吳王傳同。夫袁盎多
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謂丞史曰注丞相史也、
札記丞及史也ニ作ル、
云フ蓋刻及漢書注ト合
ス、各本相ニ闕ス。

其語俱在吳事中、札記云、俱具二作ル、云フ王柯按本具ヲ俱ニ誤ス。

嘗盜愛盜侍兒、札記云、此句上句ト兩管字、疑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新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盜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六六

ヲ當ニ其一ヲ所スベシ、袁盎驢自追之、蓋師古曰、驅馳シテ而テ追フ疾速ナリ。

悉以其裝齎ハ、蓋師古曰、裝齎ハ、齎ス所ノ衣物自ラ隨フ者ヲ謂フ。

吾不足以累公、札記云、蓋師古曰、累、連ス。

以刀決腹道從醉卒直隧出ハ、札記、集解張音、張及ヒ索隱、張決腹ノ下、注シ、道ヲ以テ一字、句ト爲シ、如淳曰、其下ニ注ス、云フ、雜志云、道讀ア導ト爲ス、隨字、當ニ直上ニ在ルベシ、漢書張ヲ張ニ作ル、司馬與分背、蓋師古曰、一時各去ルナリ。

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者或曰得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六七

且緩急人所有、願師古曰、凡人緩急、事ナキ能ハズ。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徒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

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

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爲解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

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

之義。其後立梁王。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

皆不容口、願師古曰、其德ナ稱美シ、口ニ容ルル能ハザルナリ、按ニ不容口ハ、常ニ稱美シテ固斷ナキナリ。

培生、札記培生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培、各本培ニ作ル。

輒張恢先所、注徐廣曰先即先生、王鳴盛曰漢書ハ則先直ニ生ニ作リ、師古曰、輒縣之儒生、姓ハ恢、而此傳ノ末ニ鄧公アリ、則漢書鄧先ニ作リ、師古曰、鄧先猶鄧先生ト云フ如キナリ、又何奴傳ニ、何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共儒先、裴駰曰、先ハ先生ナリ、漢書先ナ亦生ニ作ル、先生ヲ以テ先ト爲ス、古此語アリ、班氏先ナ改テ生ト爲ス、其亦單ニ生ト稱スベキナリ也。

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馴案文穎曰。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客

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

鼂錯者。潁川人也。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輒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

錯爲人。隋直刻深。韋昭曰。術岸高曰。隋。瓚曰。隋。峻。○索隱曰。案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

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

シ機二十餘日ニシテ、
而テ朝衣ヲ衣ル故ノ
如シ、則初ヨリ未ダ
一日ノ喪ヲ行ハザルナ
リ、刑名ノ學、其弊乃此
ニ至ル、程方進後母ヲ
喪シ、三十六日ニシテ
起テ事ヲ視ル、猶彼此
ヨリ善シト爲ス。
賜者僕射鄧公云、方
苞曰、盎ハ忌刑、錯ハ
刻深、而テ鄧公持議平
ナリ、故ニ善終ヲ得タ
リ、因テ以テ筆法ト爲
ス、其子蒼老ノ言ヲ修
ム、亦錯申商ヲ學ブト
相映ス。

鄧公爲趙家爲九卿、錢
大昕曰、漢書公卿表ニ、
鄧公ノ名ナシ。

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瓊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

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

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聘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

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

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暗應盎使更抵反以

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譽見重卻席翳賴鼂錯建築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爲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卻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爲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

爲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是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伎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章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

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

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蘇林曰。雇

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貨。積財也。

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

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

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

論。且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堵陽人也。注。正義曰。云。札記。考證云。地理志。此注。博山。下。在。又。哀帝。改。順陽。明。帝。曰。堵。陽。一。地。二。非。兩。漢。志。皆。堵。陽。縣。南。陽。郡。屬。之。哀。帝。順。陽。改。博。山。封。之。以。孔。光。封。之。又。堵。陽。改。順。陽。爲。順。陽。郡。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字。苑。云。貨。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贊。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論。且。但。令。依。今。時。事。無。說。古。遠。也。

廷尉二字重又、漢一
本引及班固同
本重不、漢書亦ナシ。
欲致族之、札記欲致之
族ニ作ル、云、漢書
ト合ス、各本之族倒ス。
且罪等、通鑑注仲海曰、
此等讀ア等級ノ等ノ如
シ、凡罪ノ等差ナリ。

取長陵一杯土、長陵ハ
高祖ノ陵ナリ、類而古
曰、杯ハ手ニ從フ、毀
也、其字手ニ從フ、毀
撤ナリ、忍ビズ、故
ニタダ土ヲ取ルト云フ
ノミ、今學者杯ヲ讀テ
杯杓ノ杯ト爲ス、非ナ
リ、杯ハ應ニ土ヲ盛ル
ベキノ物ニ非ルナリ。

王恬附注一作關、札記
關ニ作ル、云、宋本中統
舊刻游王柯毛同、漢
本刻改シテ關ニ作ル。

爲我結轡云云、漢書
曰、王生釋之ナシテ
ナリ、柔ト爲ス、本旨
ナリ、地上履ヲ納ル事
ト同シ。

爲中郎署長ハ、漢書耶
中郎長ニ作ル、班固古

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

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杯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廻反。坏者。博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

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關。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索隱曰。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入朝。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不下司馬門。釋之會奏劾。故恐也。

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過。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轡解。正義曰。上

萬越反。下。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轡。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

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轡。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轡。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

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

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

日、孝子以テ郎中ト爲ルヲ得、而テ郎署ノ長ト爲ルナリ。

爲官卒將、札記、雜志云、卒當ニ率ニ作ルベシ、注官師將ハ、當ニ帥將ニ作ルベシ。

搏、搏ハ拊ナリ、音陸、取ナリ。

唐曰主臣、文類曰、惶恐ノ辭ナリ、猶今死罪ト言フ如キナリ、晉灼曰主ハ擊ナリ、臣ハ服ナリ、其擊服ト言フ、惶恐ノ辭ナリ、顏師古曰、文音ニ説是ナリ。

獨無閒處乎、顏師古曰、何ノ閒隙ノ處ニ於テ言ザルナリ。

北地都尉昂、札記印ニ作ル、云フ案本印、文紀惠景開侯者表匈奴傳ト合ス、御覽二百七十八引テ印ニ作リ、注音昂、今各本並ニ昂ニ作ル。

不從中擾也、札記云、擾毛本擾ニ作ル、漢書同ジ、御覽引テ御ニ作ル、通鑑注師古曰、擾ハ之ヲ擾白スルヲ謂フナリ、一說中ヨリ其用

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

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爲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爲郎。怪之也。家安在。唐

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

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

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

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爲徹

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

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

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而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

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

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殺北地都尉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

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曰。概音其月反。○正義曰。闔音苦本反。謂門限也。

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

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

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

設騎萬三

千。索隱曰。如淳云。設音。搆。設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濬林。徐廣曰。濬。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九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濬音丁甘反。一本作濬。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閉。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

家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雇。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帥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士。軍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

八五

同作之。蘇林曰。一。之。刑。作。作。為。ス。

軍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

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燔法。畜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尙。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譎諫。有激諫。唐言頗牧于文帝。其得激諫之效。歟。魏尙守雲中。坐上功。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譏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尙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效。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

其父趙人也。

正義曰。洛州郡。鄆本趙國都。

姓石氏。

趙亡。徙居溫。

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

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

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

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

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

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

受書謁ハ、顏師古曰、外書謁アル、奮ナシテ之ヲ受ケシムルナリ。

萬石張叔列傳、漢書陸曰、石奮、石績、石慶、石康、直不疑、周仁、張敖、行事同シカラズト雖モ、要スルニ長者タルヲ失ハズ、故ニ傳ナ同シウス。

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

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張

曰以其恭敬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

古云史失其名故云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官皆至二

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

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

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

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

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便音婢綿反蓋謂

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以歲時為朝臣、朝師古
曰朝師二環也
見路馬必式焉、朝師古
曰路馬、天子路車
ノ馬ナリ、式ハ賦ナシ
スルナリ、豐敬ノ為
ナリ。

申申如也、朝師古曰、
整勤ノ貌ナリ。
新新如也、朝師古曰、
整勤非ナリ、此新讀テ
關ト同ジ、謹敬ノ貌ナ
リ、音申申久。

雖齊魯諸儒實行、朝師
古曰、實ハ重ナリ。

取親中裙廁、札記
ヲ案ニ作ル、云フ案據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申申如也。僮

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

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

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

二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宮殿以文學獲罪。皇

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

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

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

也。小顏以為諸子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徐廣曰廁築垣短

本節、各本錯二作ル、漢書亦作二作ル、顏師古曰、中箱ハ、今ノ中衣ト言フ若キナリ、胸箱ハ、身ニ近キノ小衫、今ノ汗衫ノ若キナリ、蘇音音説是ナリ。

至廷見、顏師古曰、朝ニ當ツテ見ルノ時ナリ。

固當、漢禮隆曰、甚シク當ラザルナリ也。

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脬爲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滌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窰、囊器也。音威豆。黜、案蘇林曰、脬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也。窰、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窰。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爲侯窰、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脬、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誤書馬字、札記字者二作ル、云フ遊玉柯按本字二作ル。

爲太僕御出、顏師古曰、上ノ爲ニ車ヲ御シテ出ル也、札記曰、爲太僕曰、然猶如此ニ至ル三十六字、蓋史文無キ所、故ニ正義漢書ヲ引テ之ヲ注ス、後人注ニ據テ增置スレバ、則正義ト爲ス。

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九卿減宣、札記咸宜二
作、云、各本減二作
作、錢、石、云、當二成
作、之、二、按、之、二、成
書、成、二、作、師、古、音、減
損、之、減、下、此、集、解、服、虔
音、引、之、正、二、同、之、則
本、亦、成、二、作、明、ナリ、
四、十、萬、注、小、顔、云、漢
書、注、名、數、若、今、月、籍、二
作、之、從、ア、ヘシ、
徒、流、民、於、邊、以、適、之、顔
師、古、曰、適、讀、ア、讀、ト、曰
フ、

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
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
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
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顔云無
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
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
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
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
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

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
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錢大昕曰、魏先生、田仁
三河、刺舉スルナシ、
シ、河東太守ハ石丞相
ノ子孫ナリ、石氏九人
二千石ト稱リ、方ニ盛
貴ナリ、仁數、上書之
ナ音フ、其後三河太守
皆吏ニ下リ、誅死セラ
ルト、此慶曰ニ致スル
ノ後ニ在リ、
以戲車為郎、顔師古曰、
今ノ弄車ノ技ノ若シ、

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以書讓慶。慶甚
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
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
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
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
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
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
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
轉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
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
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

朝廷見、顏師古曰、兩廷大朝見ノ時ニ當リ、人之ヲ毀ルナリ。

其所臨爲官如故、方苞曰、其官屬、遷ル、臨莅スル所ノ地異ナリト雖モ、而人ニ接シ己チ處スル、皆故ノ如キナリ。

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

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

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

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

稍遷至太中大夫。

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

朝廷見人或毀曰。

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

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之。

不疑聞

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

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

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

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

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

以醫見。景帝

陰重不泄、李光耀曰、當ニ索隱注ニ從フ是ト爲スベシ、終無所言ト呼應ス。

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卽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

服虔曰。質。

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章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爲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爲不潔淨下濕。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

臥內。於後宮祕戲。

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

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尙爲郎

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

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

仁曰。上自察之。然亦

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

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

安丘侯說之

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韋昭曰有刑名之言。欲令名實相副。

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事太子然歐

雖治刑名家。

正義曰刑名家名名家也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

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

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

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

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

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徐廣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

而敏於

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

侯微巧。

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

而周文處調。

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

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

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

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

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殆閹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事有可卻卻之、張師古曰、退イテ更ニ之ヲ平反セシム。面對、張師古曰、面ハ之ニ背クヲ謂フ也、之ヲ視ルニ忍ビザルヲ言フ、呂馬童面之ト同義。

雖治刑名家注自有傳、札記云、有字疑フ衍ナリ、此史公自序ヲ謂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索隱曰。案下文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

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姓。巨公名。

叔爲人刻廉自

喜。喜游諸公。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

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

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

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

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

樂巨公所。札記云。此所字。疑當在下文。喜游諸公。下二在ルベシ。

鬻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

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

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

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

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王

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孥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

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

如其伏法、札記云、宋本如其二字ナシ、疑フ後人増ス。

入苑中注正義觀者如堵
婿納也、札記一堵字ナ
シ、云フモト堵字ナ重
ス、汪校刪ハ、禮射戰ト
合ス。
魯坐、顏師古曰、外ニ於
テ自ラ暴露シテ坐ス。

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母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魯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

閉守城門注漢書云云、
此集解ノ文ナリ、札記
移シテ上可直ノ注正義
曰ノ上ニ入ル、而テ云
フ矍相石云、此注正義
ト全ク同ジ、疑フ誤ア
ラズ。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遺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舉不法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山。

仁勇兵ヨリ仁族死ニ至ル。札記云、此十五字、疑フ後人異説ヲ附注シ、誤テ正文ニ入ル。

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爲小吏。

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

之黠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

蓋厘縣西界也。略谷閉在雍州縣。蓋厘縣西南二十里。開略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

高也。索隱曰。易音以鼓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留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

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爲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

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

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

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

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舉爲

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

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

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

監。家監使養惡鬻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

也。任安曰。將軍尙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

谷口蜀剗道。錢大昕曰。剗道。棧道也。

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札記。雜志云。虛字衍。當ハ丁ナリ。勸。俗ニ劇ニ作ル。後漢章。紀。欲親知其勸易。李。賢注。勸ハ猶難ノ如キ。ナリ。御覽人車部。資。產部。獸部。引。皆處。字ナシ。按ニ。說ニ依。レバ。老少當壯。劇易。ニ部署。スト。讀ムヘシ。勸爲親民。後雅陸曰。衆人任安。與。以。テ。親民ノ吏。爲スナリ。

玉貝劍、札記、玉貝劍
ニ作ル、是ナリ。

欲以觀將軍而云云、淺
稱陸曰、而之古字通用
ス。

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
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
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
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
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
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
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
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
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
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

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
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
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將
移猶施。將
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
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
戰鬥。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
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出
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
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
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探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
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
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

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疆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

不美欲近。札記云。疑
フ當ニ不欲甚迫ニ作ル
ベシ。

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

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

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

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

六府謂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

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

來見沈細水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鄭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為醫或在齊

正義曰號盧醫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助子專今濟州盧縣。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

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

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

告公孫支與子與注案隱子與未詳札記云子與即子車也子與未詳紀二見之小司馬記之失也

秦策於是出錢大昕曰趙世家秦策二作也策策相近

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索隱

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與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

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

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殺而歸縱淫此

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

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

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

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

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

論得其湯注正義在陰、札記其字亦作ル、云フ其字亦ニ誤ス、考證改ム、下同シ。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
 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
 天。以郟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
 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濡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寒而欲見人者。府家病也。藏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府家病也。
 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曰。腹爲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尙溫也。

扁鵲寡臣、董份曰、寡臣ハ、太子チ旨フ。

動胃續緣注、陽入陰中是、難經此五字ナシ。三焦膀胱注、胃絡經不于、札記不ナ下ニ作ル、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瞋。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睫。索隱曰。音接。映。即睫也。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續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澀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續音直。延反。續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

云王本下、柯按不
誤。

陰上而陽內行、札記云、
宋本中統吳校元板上而
二字ナシ。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
亂、札記雜志云、上文
正此此文ナリ、色、
脈亂下云、此之已二
字行ナリ、御覽人事部
引、蓋即色字ノ誤行ナ
リ。

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
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不干三焦及膀胱也。是

以陽脈下遂。徐廣曰。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

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

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

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脈亂。故形靜如死

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以

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廢中之時。暴作也。良工

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

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二藏為中工。解

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

五藏。為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

兩脇下。正義曰。更音格彭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

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

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

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淡。謂皮膚。不治將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

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

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

齊桓侯卒之法。札記下
文桓侯遂死注。解傳玄
曰云云。索隱ノ前ニ入
レ、云フ各本誤テ下文
桓侯遂死ノ下ニ係ク、
今索隱本ニ依テ移正
ス。

桓侯體病、札記雜志云、病當二痛、一作ル、痛、養生論ニ、桓侯以二覺痛之日、爲二受病之始、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史ナリ、痛ニ作ル、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體痛ニ作ル。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

爲耳目痺醫、痺ハ濕病ナリ。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錢大昕曰、孝文紀太倉令ニ作ル、意ノ名避ケル所ナシ、而テ文紀淳于公ト稱シ、又太倉公ト稱ス、目錄亦倉公ト稱シテ名イハズ、漢當時此稱アリ、史公因テ之ヲ稱ス、趙翼曰、扁鵲倉公傳、少孫和フ所ニ非ズト雖、然ルニ淳于意文帝問ニ答フルノ語、治スル所何人、或ナル所何症、自ラ一竊ヲ成ス、亦必當時此現成文字アリ、而テ抄入スル者ナリ、史遷ナシテ之ヲ爲サシムレバ、必此ノ如クノ瑣屑ナラズ、竊ニ意フ、扁鵲傳ハ史遷原文ナリ、倉公傳ハ少孫抄入スル者ナリ。

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

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

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

注春秋公如曹、札記公
上州字アリ、云フ官本
州字アリ、各本脫ス。
公乘陽慶、後雅陸曰、
公乘ハ官名、陽慶ハ人
名ナリ。
五色陰病注其面色與相
應、與下恐ツクハ脈字
ナ脱ス。

多怨之者。見孝文紀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竹懸反。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
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
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
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
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徐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
志云。孝文帝卽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除劓二左右
趾。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
獨寤寤。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
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
可憤。憤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
曰。一

高后八年註、意年二十
六、札記二十三、各本二
云フ、蓋刻本三、各本二
三、按ス、按ス、按ス、高后
八年、年三十六、文帝三
年、年加ハ、漢三十九、
史ト合ス。

奇咳、札記云、脫文、
奇咳、非奇ナリ、段氏注
云、漢志五音奇咳用兵
二十三卷、五音奇咳刑
德二十一卷、服守則正
義三、據レバ、則史記本
下亦奇咳ニ作ル、内部
賦、則正字、皮毛
ト爲ス、則該正字、咳

作爲爲
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
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
年二十六。得見
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
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
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
義曰。八十一難云。奇
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
故云。奇經八脈也。願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三卷。
許慎云。咳。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其借ノミ、按ズルニ、奇咳及ビ下投度、今位ニ案問ニ見ユ。注脈當實也、札記實ヲ共ニ作ル、云フ王本脈、柯按實ニ作レ、共柯按實ニ作ル、玉篇皆其文ナシ、共ハ俗ノ肉字、其轉解スベカラズ、當ニ脫誤アルベシ。

肝氣濁ノ下、札記案解徐廣曰一作腫ト注ス。

可一年所明歲。卽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卽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齧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女東反。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卽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透入尺爲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

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卽經主

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

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

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

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

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齧腫。盡泄而死。熱

少陽之界。注從寸至尺名曰尺澤。上。札記其自高骨四字。

格脈有過。注上魚爲溢。札記魚下際字。アリ。云。際字考證。增ス。呂廣云。或曰。呂注解シ難シ。當ニ難經呂注ニ據テ解スベシ。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

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

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濡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濡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

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

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

不平者血不居

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鑿石。

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

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

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

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

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

故絡絕開陽明脈。

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盡即死矣。札記云。與校元板諸字ナシ。義長。病少腹痛。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柯毛少ナシ。作ル。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

臣意診其脈曰。

遺積瘕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瘕。

臣意即謂齊太僕

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

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

小弱。其卒然合也。

徐廣曰。一云。來然合也。

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

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徒端反。素問云。左

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音

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其卒然合也。札記其卒然合ナドト爲シ。下ニ集解徐廣曰。一云。來然合ト注シ。合字ナ重ネズ。合也。下句ニ屬ス。云フ錢璽石云。正義卒一作來。其惟卒字。異文アルノミ。注疾病之生於五藏。札記生字ナ重ヌ。云フ官本生字アリ。各本脫ス。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

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嗑。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嗑。音益。謂喉下也。而

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嗑。而輒出不

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

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

脈濁。徐廣曰。一作電。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

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音士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洵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於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爲風入

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

於膀胱。難於前後洩。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

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

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

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

洩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

及灑水也。注正義顧野王云。札記云。今玉露此文ナシ。按ズルニ。此注疑フ當ニ上文汗出ノ下ニ在ルベシ。然カモ亦脫文アリ。常灼也。札記。常灼反ニ作ル。灑水ハ。手足ノ液ナリ。

蹶陰之動也。注正義鄒。札記云。疑フ下ニ云字ナ脱ス。

阿母注正義鄭注已者、
札記茲於慈二作ル、云
フ此レ蓋喪服傳注ヲ引
テ、鄭下疑フ云字ヲ脱
ス。

流汗者同法、札記云、
同字疑フ衍ナリ。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嫗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茲已者。自言足熱而慄。

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

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

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

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

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

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

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

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齟齬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

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

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

葦礪藥一撮。正義曰浪宕二音。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廻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

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

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

此亦關內之病也、札記
雜志云、關內當ニ内關
ニ作レベシ、此上文齊
帝御史成内關之病ヲ承
ク、故ニ亦ト云フ、下
文齊丞相舍人奴病亦内
關ト曰フ、内關ハ始内
關ノ如シ、蓋概終始爲
ニ、蓋陰チ内關ト爲ス、
死シテ治セズトアリ。
大陽明脈、札記云宋本
大チ太ニ作ル、毛本ナ
シ、疑フ此四字誤アリ。

即召舍人奴、札記志疑云、奴字衍也。

心念然無苦、札記云、念字疑フ誤ル。

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闔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為大蟲。索隱曰。即蚯蟲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

疾於火、札記灸ナ灸ニ作ル、云フ毛本灸ナ灸ニ作ル。

諸客坐、札記雜志云、諸客上與字ナ脱ス、御覽引ナ有リ。

客腎濡、札記云、濡疑フ當ニ輪ニ作ルベシ、

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為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

上文謂腎二因テ誤ル、
五藏ノ輸、扁鵲傳ニ見
ユ、正義ノ說非ナリ。
即弄之、札記雜志云、
御覽引テ取弄之ニ作
ル、義長ス。

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
徐廣曰。倩者。女婿也。幽案方言曰。東齊之閒。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藥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日月不下。肝脈弦。

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

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饒。○索隱曰。音饒。積。舊音透。○正義曰。人腹中短蟲。蟻瘕為病。腹大。上

膚黃。蠶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病已。

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音鬱。○索隱曰。王叔和云。寸曰。又如字。篤不發。化

為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其尺索刺。蠶而毛美。奉髮。

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蠶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蠶。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蠶首。言髮如蠶。事蓋近也。是蟲氣

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

病蠶。札記雜志云。蠶字衍ナリ。凡箇内病得之於某ト稱スル者。皆病名ヲ首ハズ。所以知寒薄吾病者。札記雜志云。云フ各本薄音上寒字ヲ衍ス。雜志宋本ナリキ。及ビ中統本並ニナシ。毛華奉髮注奉一作奏。又作秦。札記云。秦。宋本舊刻毛本元龜引テ並ニ奉ニ作ル。按ズルニ。拳。古卷ニ作ル。小雅卷髮如蠶是ナリ。蠶ニ於テ長ト爲ス。然ルニ小司馬見本。已ニ秦ニ之ヲ釋ス。故ニ蠶首ヲ以テ注索隱奉一作奏。札記云。單本蠶ニ作ル。

瘞、札記云、元龜引疾、二作ル、疑ア是ナリ。

左右閣都尉注案隱即宮閣、札記云、此二據レバ、則閣ハ當ニ閣ニ作ルベシ、御覽引テ正ニ閣ニ作ル。

噓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爲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

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

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

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

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

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

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

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

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

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

喜養陽處、札記養喜陽處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上句ト一例ナリ、他本養喜倒ス。

果爲疽、札記云、御覽引之爲病、二作、疑、今本上二涉、誤

水火之齊。故中熱。卽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卽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庚。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爲齊王。卽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

臣意常診安陽、札記常、各本常二誤、使人瘖注一作瘖、札記云、疑、當二瘖二作、ベシ、故二音才亦反ナ

以爲蹙。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瘖。瘖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

臣意診脈

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

故移

名數左右。

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

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

事之久矣。

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

見事數師。

正義曰。上色。反。

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

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

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謹。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

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賀。

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

古傳方、札記雜志云、當傳古方、作ルベシ、索隱正義證スベシ。

悉受齊之、札記云、舊刻之ヲ而ニ作リ、下旬ニ屬ス。

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

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

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

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

深論方，見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

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

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

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

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

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

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麟。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及氣當上下出

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

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上下出入邪逆順、札記雜志云、邪下正字、脫ス、御覽引テ有リ、元龜引テ亦邪正ニ作ル。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正義曰云云。札記云。按スルニ。此下藏府脈法。蓋張守節附シ合刻スル所ナリ。各本皆之アリ。姑ク其蓋ニ從フ。横風一ニ横尺ニ作ル。

合之太半注小腸云云。札記下同腸ニ注シ。小腸受穀而傳入於大腸ニ作ル。長二丈一尺。二丈二尺ニ作ル。

主藏魂注世子也。札記女子三ニ作ル。云。女ナ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虢嗣。尸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

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受胃之穀。而傳入於大腸。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

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

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故長。此經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肝重四斤四

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

世ニ誤リ、三ナ也ニ誤ル、官本誤ラズ。

主藏榮、札記榮ナ意ニ作ル、ニフ榮ニ誤ル、考證案問ニ據テ改ム。

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藏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真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爲帝王身之主也。脾重二斤

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榮。脾神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玄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

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魂魄。肺李也。言其氣李。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

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

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取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大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

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

胃。圍也。言其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

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也。言通暢胃氣去滓穢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

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

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

舌。泄可舒泄。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即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

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肛也。言其處似車釘。故

大腸重二斤、札記三斤ニ作ル、云フ官本三、各本ニ作ル、長二丈一尺、札記云、大腸即同腸ナリ、上文云二丈二尺。

肛門、札記云、肛門即廣腸ナリ、胃小腸大腸廣腸ノ尺寸容納、並ニ校行ス。

注又名臑腸、札記又名臑也。二作リ、云フ此何字ノ誤ナルヲ知ラズ。從手至頭長三尺、札記五尺ニ作ル、云フ五ヲ三ニ誤ス、與校改ム、下ノ數ト合ス、注故云五六三也、札記也。云文ニ作ル、云フ官本文、各本也ニ誤ル。

合三丈九尺注各有六陰、札記三陰ニ作ル。

督脈、札記云、督任脈、任字與校増ス。

曰臑門。即臑腸。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之門。又名臑腸。陽。兩手爲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臂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爲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六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胷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蹠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背脈起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爲二十四。并督任兩蹠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

度。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

太陰者。肺之脈也。肺諸藏上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會手太陰。寸口所

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見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澹逆順。知其死生。

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隨上下

行。無有休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

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爲一周也。

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

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爲八百一十丈。

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

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

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於通於鼻。

故五度復會於手、札記五十度ニ作ル、云フ十字與増ス。

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
留為癰也。

蘇子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削筋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為為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其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

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開音紀反。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

廢以為郟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

立濞於沛爲吳王、領師古曰、高祖行沛至五、而濞封拜封拜スルナリ。

心獨悔業已拜、領師古曰、獨悔ユル者、心自ラ悔キ、以テ人ニ語ラザルナリ、既巳ニ封拜ス、臣下皆之ヲ知ル、故ニ改メズ、漢後五十年云云、倪思曰、秦漢以來、多ク職紳ノ説アリ、故ニ後五十年東南亂アル、蓋當時占氣者ノ説ク所、恐ラクハ高帝能ク前知スルニ非ザルナリ。

豫章郡銅山、浚稽縣曰、豫章初メ九江王布ニ屬ス、布滅スル後、淮南王長ニ屬ス、長廢スル後、九江王賜ニ屬ス、賜ニ屬スルニ非ズ、豫

豫章郡銅山、浚稽縣曰、豫章初メ九江王布ニ屬ス、布滅スル後、淮南王長ニ屬ス、長廢スル後、九江王賜ニ屬ス、賜ニ屬スルニ非ズ、豫

提吳太子、領師古曰、提ハ擄ナリ。

吳王愠曰、領師古曰、愠ハ怒ナリ。

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

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口。免反。甄音鍾。布走。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

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

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

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關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

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萌。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亦合事理。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

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鄆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郡縣。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宜州及潤州句容

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

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

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

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

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

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

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

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

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

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爲此秋

私殺服舍、顏師古曰、服舍ニ於テ森ヲ爲スヲ言フ、宮中ニ非ザルナリ、服舍ハ妻ニ居ルノ室ナリ。
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注索隱云、案漢書作常山郡也、錢大昕曰、今汝陽也、文帝二年、趙王河間郡ヲ取リ、趙王遂ノ弟辟疆ヲ立テテ王ト爲シ、子嗣ニ傳フ、後ナク國除シテ漢ニ入ル、則河間ノ漢ニ屬スル乃文帝ノ時ニ在リ、罪ヲ以テ削ルニ非ザルナリ、楚元王世家、亦趙王常山ノ郡ヲ削ルト云フ、此傳誤ナリ。
張膠西王、誅ハ勝ナリ、微音ヲ以テ之ヲ動スナリ。

紙糠及米、顏師古曰、紙ハ音ヲ以テ食フナリ

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殺服舍。服虔曰。服舍。任喪次。而私殺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溲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膠西王。索隱曰。誅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紙糠及米。索隱曰。案言紙糠盡則至米。謂削土

盡則至米、顏師古曰、紙糠及米、顏師古曰、紙ハ音ヲ以テ食フナリ
初、米糠ヲ食フニ至ルヲ言フナリ。
齊肩累足、顏師古曰、齊ハ之ヲ傲ムルヲ謂フ、累足ハ足ヲ重ムルナリ、並ニ懼ルルヲ謂フノミ。

王晏然、顏師古曰、晏然ハ守ナキノ貌

盡則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齊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畱。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

彷彿天下、願師古曰、彷彿、猶翺翔、如鳥之飛也。

治次舍須大王、願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須、待也。

而曰城陽景王云云、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策、其間、雖ハザル者アリ、故ニ先、後、日、處、スル所、ナリ、以、テ、之、ヲ、説、ク、ノ、ミ。

正月丙午、札記云、孝景本紀三年正月乙巳、天下、數、ス、此、ト、先、後、一、日、ナリ、班、馬、異、同、戊、午、ニ、作、ル。齊、王、後、悔、飲、藥、自、殺、後、漢、書、背、約、城、守、ニ、作、ル、是、ナリ、後、乃、自、殺、ス。

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彿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

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又提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

七年卒。無嗣。國除。闕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

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膠辱之為故。

闕案漢書音義曰。故。

事也。○正義曰。按專以膠辱諸侯為事。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

姦宄。誑亂天下。正義曰。誑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

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

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

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

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

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

王子。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

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

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

中。搏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走長安。匡正天

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

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

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

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

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

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

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

其王君。漢書其王諸君。二作。顏師古曰。諸君。其音。蓋。謂。越。直。長。沙。者。越。地。北。直。長。沙。當。南。越。地。北。長。沙。當。南。越。地。北。長。沙。當。南。越。地。北。

或不沐浴十餘年。顏師古曰。心。二。使。所。不。志。洗。沐。二。在。下。ザ。ル。ナ。フ。ナ。リ。

凡為此。顏師古曰。爲。此。反。セ。ント。欲。ス。ル。ナ。官。フ。ナ。リ。

其以軍若城邑降者。云。顏師古曰。卒萬人。

或ハ邑萬戸ヲ以テ來リ
降ル者ハ、其封賞
ハ則大將ヲ得ルト同
ジ、下皆此ニ類ス。

更益無因、顏師古曰、益
倍ノ外ニ於テ、特ニ更
ニ之ヲ與フ。

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越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人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竇嬰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

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

計之。乃拜盜為太常。正義曰。今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

曰。名通。其父名廣。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

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

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

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

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

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

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

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

不自意全、預師古曰、
蓋自安全ニ難也ニ至

ルヲ得ルト古ハザルナ

楚兵標注正義曰輕正
反、札記注輕ヲ道ニ作
ル、云フ考應左傳隱九
年釋文ニ據テ改ム。

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

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

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饗道。彼

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

從其策。遂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

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

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

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

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多他利害未可知也、預
師古曰、蘇說非ナリ、

上雖以藉人人亦且反王
ト官フ、則已ニ祿伯ヲ
疑フ、下乃多他利害ト
云フハ、兵ヲ分チテ去
ル、前事測ラレズ、或
ハ利害アル、機ヲ決ス
ベキ難キヲ謂フノミ、
重テ其漢ニ降ルヲ長ル
ト云フニ非ズ。

此少年推鋒之計、楊價
曰、推鋒ハ、一往シテ
復タ顧ミザルヲ謂フナ
リ。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

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傅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

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

御物注、顏師古曰、宗廟ノ上、漢書注供字アリ。

皇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
 西王印。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
 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
 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印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
 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
 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
 皆要斬。田敘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
 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
 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
 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
 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
 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
 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越受漢之購殺吳
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
 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
 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鏃。○索隱曰鏃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

鏃殺吳王、顏師古曰、鏃ハ矛戟ヲ以テ之ヲ撞クナリ。

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家。在縣北。其處名為相唐。

盛其頭。馳傳以聞。

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

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

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

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

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

西王乃袒跣席。稟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

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

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

徐廣曰。姓韓。

遺王

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

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

王何處須以從事。顏師古曰。王何ノ理ヲ以テ自ラ安處セント欲ス。吾待テ以テ事ヲ行フナリ。

及未有詔虎符。札記雜志云。及ハ符ニ乃ニ作ルハハシ。

國趙十月而下之。札記云。樊鄴膠淄傳。漢書荆燕吳傳。並二十月ニ作ル。楚元王世家云。相距グ七月ト。按ズルニ。七國。景三年正月ナリ。以テ反ス。十月ニ至レバ。則四年歳首ニ入ル。恐クハ誤ル。

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罷錯。天子用事

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

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

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

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

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

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

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

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數言多效。顏師古曰：效，入聽用也。ワルルナリ。

郡國諸侯、札記郡諸侯ニ作ル、云フ各本郡下ニ國字アリ、案陸本ナシ、雜志云、國字後人ノ加フル所ナリ、漢書亦郡諸侯ニ作ル、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皆郡國ト目フ如キナリ。顏注注章昭曰云云ノ下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

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臟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瀕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顏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

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

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

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

君除吏、顏師古曰、凡除下言者、故官除去、新官二就ナリ。君何不遂取武庫云、顏師古曰、考工、少府ノ屬官ナリ、器械ヲ作ルヲ主ル、上其此語ヲ實ム、故ニ之ニ謂テ曰、何ゾ遂ニ武庫ヲ取ラザルト、蚡乃退クナリ。

札記、案陸案服虔云、侵、短小也、韋昭云、刻確也、按醜音刻、又孔文祥、侵、醜惡也、音核ノ三十字アリ、云フ刻確二字、皆核音ナシ、案陸又稱ナ音シテ刻ト爲ス、疑フ皆誤アラフ。

立曲旃注、札記、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旃柄上曲也、云、云、各本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云、考證漢書注、漢書注、曲下亦旃字、誤也。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旃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云、云、各本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云、考證漢書注、漢書注、曲下亦旃字、誤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

知吳壁中曲折、顏師古曰、曲折ハ、猶委曲ト言フ如シ。將軍壯義之、札記云、班固與同本、壯下ニ而字アリ、志疑云、漢傳ト合ス。

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旌。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徒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

輕重不得、顏師古曰、證數ノ輕重ナリ。